



米哈依尔·阿历克塞亦夫著

傅凱 施华滋譯

战士们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战士们

第一卷 严峻的夏天

米哈依尔·阿历克塞亦夫著
傅凯 施华滋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战士們”是苏联作家米哈依尔·阿历克赛亦夫描写偉大卫国战争的一部小說。作者所反映的是从頓涅茨河战役到羅馬尼亚国土全部解放这一段时期的史实。

作者通过一个近卫师特別是一个偵察連的战斗行动描繪了紅軍在英明統帥部的卓越指揮下击潰德国法西斯及其帮凶的英勇战績。作者在本書中創造了許多普通战士的光輝形象，表現了他們勇敢頑強、机智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

本書气势磅礴，刻划細致，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的精神。苏联紅軍总政治部會加以特別推荐。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

Солдаты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主要人物表

阿金·叶罗封柯	偵察兵战士
塞弥恩·瓦宁(塞恩卡)	偵察兵战士
夏哈叶夫	偵察兵小队队长,党小组长
瓦夏·伽木希津	偵察兵战士,团小组长
尼基塔·皮疏金	偵察兵战士
阿廖夏·馬尔柴夫	偵察兵战士
馬尔契恩柯中尉	偵察兵連长,后調任步兵营參謀长
菲欧杜·薩巴罗夫	偵察兵排长,后升为連长。苏联英雄
彼德·塔拉索維契·品秋克	偵察兵司务长
伊凡·庫兹弥契	偵察兵飼馬員
米哈依尔·洛達伽(米西伽)	偵察兵炊事員
娜达莎·高洛培娃	偵察兵卫生員,阿金的愛人
維拉	郵务員,塞弥恩的愛人
阿利·卡力摩夫	偵察兵战士
雅柯夫·烏瓦罗夫	工兵
瓦夏·普契林佐夫	工兵,又是軍中報紙的記者
伊凡·塞弥恩諾維契·西查夫將軍	近卫軍师长
菲欧杜·尼古拉維契·乔敏上校	師政治部主任
薩夏·克罗庇岑大尉	師政治部工作人員
瓦希烈夫少校	偵察兵部队首长
巴塔林中校	砲兵团长
丘林中校	团长
費諦索夫	步兵連司务长,后升为少尉
戈罗摩伏依	步兵战士
木柯尔沙努	羅馬尼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乔治·白庫雷	羅馬尼亚籍战士
尼古拉·伏洛薩	叛徒
陆配司庫少将	羅馬尼亚反动軍官
拉可維卡奴上校	羅馬尼亚反动軍官
斯坦伯中尉	羅馬尼亚反动貴族
帕特拉奴	羅馬尼亚富农

第一篇

第一章

1

頓涅茨河上懸。輕紗似的霧幔。 离河以北不远，在烟霧弥漫中，現出了貝尔高羅德的輪廓。大炮稀疏懶散地轟鳴着，就象苏醒过来的大地在深深地吸气。

在一条并不深的前哨战壕里，站着两个士兵。 其中一个闊肩膀，紫膛臉；由于阳光的照射，他眯着眼睛，皺着黑眉毛，正在細心观察河对岸敌人那边的情况，偶尔和自己的伙伴講些什么。那一个沒有作答。 这显然使紫膛臉的不大高兴，于是他把嗓子拉得响一些：

“阿金，你怎么啦，沒听見嗎？……为什么不記呀？ 叶罗封柯！……”

“什么？……唔，不錯……”阿金突然醒悟过来，一边回答，一边急急地把自己鷹鉤鼻上的眼鏡端正了一下。“实在的，在这儿有什么可記的？”

“怎么沒有什么可記？沒看見——迫击炮台！”

“你在哪儿看到的？”

“喏，那边！ 瞧正前方。你看灌木林旁不是突出着一些炮筒

嗎？”

阿金望了望霧幔后隱約可見的樹叢，猛然大笑起來。

“你真是我們的好朋友烏瓦羅夫！這能算什麼炮台呀！噯，你這位偵察工兵哪！老弟，這不是炮台，是模型。你難道沒有看出嗎？”

“這……我可不懂你的意思，阿金。”

葉羅封柯又微笑起來。

“這有什麼不懂。仔細看看。德國人把樹干子當作迫擊炮發在那兒呢。說真的，他們可做得有些笨——即使為了擺擺樣子，也該偽裝起來呀！”

烏瓦羅夫吃了一驚，把驚訝的目光直盯住阿金。“看，他就是這樣的一个人物——這個沉默、深思、心神恍惚而又略帶滑稽的阿金，真是個聰明人！”

“你為什麼老是這樣悶悶不樂？”雅柯夫突然問出這樣一句話。

阿金微微吃了一驚。

“沒有什麼理由，雅夏^①，就這樣……仔細觀察，記下來吧。”

“你真是個怪人，阿金。我弄不懂你。”

阿金沒有回答。他的橢圓形的臉又恢復了沉思的容態。洋溢著柔情的藍眼睛，不安地在鏡片後閃動。他專心地觀察頓涅茨河的对岸，仿佛在那兒看到別人所不能注意到的目標一般。

烏瓦羅夫沒有去打擾阿金。他開始用心地把看到的情況，記在自己破爛的筆記本上。他老是皺着眉頭。鉛筆頭不時從他那粗大、被打火石灼焦了的手指中滑出來，落到腳旁灰黃色的泥土上。他吃力地彎着身子，找了好一會兒鉛筆，一邊低聲地咒罵

① 雅夏：雅柯夫的愛孫。

着。

他找到铅笔后，又重新写起来。污秽的汗流，从帽子下面沿着脸颊淌下来。烏瓦罗夫用手把脸擦了一把，忘掉满手已经沾上了化学铅笔的颜色。

“喂，”他说。“机枪两挺，重机枪一挺。铁丝网三道。但没有关系，咱们总会想法子过去。”

“机枪不是两挺，是三挺，”阿金出其不意地纠正他。这使雅柯夫又惊异又爱慕地对这个奇怪的战士瞥了一眼。他仿佛老是在想着什么，而同时又能注意烏瓦罗夫所不能发现的东西。

烏瓦罗夫现在很想跟这个弟兄聊聊，想多了解他一些，但又怕打扰他。

烏瓦罗夫抽出烟袋。点着了火。鼻翼煽动着，随着馬霍尔加^①辛辣的轻烟，贪婪地吸入一口芬香醉人的空气，空气中浸透了河水的凉意和清新的松脂气息。烏瓦罗夫沉思着，忐忑不安地想起自己前线生活中的突然变化的命运。他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偏把他从工兵营抽出来，担任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他似乎没有立过特殊的功绩，而且得到的奖赏也不多，只有两枚磨旧的奖章闪耀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一枚是“英勇”奖章，另一枚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奖章，就只这一些了。还有，为什么这位师长要把弟兄派到老远去侦察，派去烧毁敌人后方的桥梁？难道德国人还有什么鬼计吗？……

现在，河的右岸全然是一派和平的气象，甚至有些令人觉得亲切。一切都在静止的状态中。绿墙似的丛林，静悄悄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弯弯曲曲的山谷延伸到河边。在一个遥远的峡谷中，假如从望远镜中看去，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花斑的霍尔

① 馬霍尔加：苏联产的土烟丝，吸用时大都卷成烟条。

莫戈雷种牛^①在吃草。

而这一座平静可爱的城市……与分布在我們辽阔无边的伟大国土上的其他几百座类似的城市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它自古以来就一直矗立在河的右岸。由城市向北，向南，象无穷无尽的鏈子似的展延着大大小小的、有着典型俄罗斯称号的村子，好比：阿列克山大罗夫卡，克拉比夫卡，培茲留道夫卡，馬里夫卡，伊凡諾夫卡，彼德罗夫卡，这都是些很平常的村子，它們的松林与茂密的集体农庄果园，象无数块深黑色的方块彼此銜接着，而在万籁齐鳴的暖和的六月夜晚，这里还可以听到故乡庫尔斯克的夜鶯的亲切歌唱。

不过是几天以前的事，渡过頓涅茨河的德国人和自斯大林格勒迅速調来的苏联军队，就在这里进行过激战。敌人已經被斯大林格勒守卫者以神速的反攻击退。目前，在一九四三年的初春，頓涅茨河已固若金湯，它把我們的和德国人的陣地分割成两个部分。城市与村落，沉默地，茫然地，等候着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貝尔高罗德一带的战綫上，弥漫着弟兄們所习惯了的不安的靜寂。虽然敌方并没有采取强烈的攻势，但不时以夜襲、斥候战、轟炸、突然的（因此也是特別狡猾的）大炮与迫击炮的襲击来进行騷扰。現在的貝尔高罗德，就是这样的情况。其他由北冰洋一直伸展到黑海的几千个战区，可能也都是这样。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誰能想到在这里的貝尔高罗德附近，在这些不知名的、只有軍事地图上才标出来的村落旁——就在这里，經過了两个多月后发生的轟轟烈烈的伟大的事件呢？

在地球上有这样一座小小的城市，叫做加內^②。它早就成

^① 苏联阿尔汉格爾省霍尔莫戈雷区所产的一种乳牛。

了历史上的名城。但在加内所見到的，哪里及得了不久就要成为历史証人的清波靜流的頓涅茨河呢，又哪里及得了这些寂靜的村落、及得了这一座在波光倒影中閃动着的古老的俄罗斯城市呢？……

可是咱们的士兵們，在这时候却不一定會想到它吧。这时他們都在忙着自己日常的前綫工作：那里有两个步兵战士，正在用心地、甚至热爱地整理着他們剛挖好的战壕；这里，阿金·叶罗封柯和雅柯夫·烏瓦罗夫的朋友們——偵察兵們，不慌不忙地穿上伪装袍，仿佛不是准备去摸敌人的后方，而象晚間出去散步一般；通信兵沿着交通壕，把“綫路”拖到炮兵司令的觀察所；那一个夜晚在湿地上爬行的工兵，如今在用麻木的双手扒开冰冻了的泥块，安放反坦克地雷；瞧，这一个老練的斯大林格勒机枪手，正蹲在自己忠实的、盖着防雨布的“馬克西姆卡”^②旁，以平淡的目光追送着头上飞过的曳光彈的火花，——这不值得奇怪，也没有什么可怕，机枪手看到过更厉害的。在他的耳朵里，或許不久前剧战中的嘯鳴，直到現在还没有靜下来吧。这儿还有些击退敌人輪番偷襲的人們，現在正在聚精会神、庄严肃穆地埋葬着这次战斗中陣亡的同志——不止同吸过一支卷烟的伙伴。那儿一位步兵司务長，滿身油污，耽着心事，在彈壳制成的油灯下，似乎已是第五次点查分配着一套套宝贵的夏季新軍装，他要在黎明

② 加内(Cannae)：在意大利东南部，鄰奧菲特河的一个小村落。公元前216年的八月，羅馬軍与迦太基軍在这里进行历史上有名的大战。結果迦太基軍运用了包围聚歼敌人的战略，大败羅馬軍。羅馬軍損兵折将达七万人，而迦太基軍仅六千人。这是軍事历史上包围战的范例。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一向把它奉为軍事艺术的最高准则。然而苏联在1941-1945年对德軍所运用的包围战略，其規模更是空前未有。从这里也可以証明苏联軍事艺术的卓越成就远非資產階級軍事家所能企及。

③ “馬克西姆”：机枪的牌名。“馬克西姆卡”系“馬克西姆”的爱称。

时把这些軍装分发给在战壕的紧张静寂中警惕地守卫在自己武器旁的弟兄們。

这些士兵們已經在伏尔加河岸完成了自己巨大的任务。假如需要的話，他們可以在这里，在頓涅茨河沿岸創造出同样伟大的功勋，——他們什么都經歷过，而且也准备迎接一切。

雅柯夫看了看叶罗封柯。叶罗封柯仍在繼續观察。

“咱們的工兵，現在不知道在作些什么？”烏瓦罗夫突然略带愁意地想起来，一忽儿他又回忆到他們不愿意放他走时的情景。特别是他的老友瓦夏·普契林佐夫。

“一完成任务，赶快上咱們营里来，”普契林佐夫叮嘱說，一边把烏瓦罗夫的手紧握在自己的小手中不放。“小心点，雅西加^①，自己保重！……”他以顫动的嗓音再三叮嘱烏瓦罗夫。他的生滿雀斑的瘦臉变得蒼白起来。

烏瓦罗夫的思潮被师长打断了——师长在副官陪同下突然出現在交通壕的轉角上。雅柯夫还沒来得及告訴阿金一声，师长已經走到了他們的身旁。烏瓦罗夫扯了扯偵察兵的袖子。阿金回过头来，看到了將軍，于是很窘迫似的，下意識地端了端自己的眼鏡。

“你們好，偵察兵同志！在观察嗎？”

“是，將軍同志！”烏瓦罗夫报告說。

“那么你們在那儿看到些什么？”將軍不知道什么原因，長久地凝視着阿金。雅柯夫觉察到这一点。

叶罗封柯开始报告。他把一切观察到的情况，都报告得很詳細，这时看得出他的地形知識特別丰富，就象在这里已經观察

① 雅西加：雅柯夫的爱称。

了好几个月似的。將軍注意地傾听着。雅柯夫似乎覺得師長也以一種驚奇的目光，注視着這個穿着不合身的軍服、耳帽象油餅似的貼在淡黃色大頭顱上的極普通的士兵。

然後將軍問了問未來行動中偵察兵的任务，顯然，他想檢查一下普通士兵們對於命令的了解的程度。阿金把它詳細地敘述了一遍。任务是這樣的：一隊偵察兵，陪同一名工兵，潛入敵人的最接近戰綫的後方，在那里把他們的軍事力量探聽清楚，同時須設法把德國人調度生力軍的橋梁炸毀。

在報告時間內，阿金·叶罗封柯的臉始終保持嚴肅與沉思的樣子。

將軍突然回顧烏瓦羅夫（在修蓋指揮所與觀察哨時，他已好多次看到過這個工兵）微笑着問道：

“偵察兵沒有欺侮你吧？他們都很淘氣。是嗎？”

“不，將軍同志！都是些好伙伴。”

“這樣就好羅。繼續觀察吧。”

師長和阿金及烏瓦羅夫道別後，就沿着交通壕走了過去。他差不多要在每一個射擊孔旁停留一會兒。將軍打一清早就來巡視自己的防禦陣地了。

西查夫將軍指揮的師團，還是不久以前從斯大林格勒調到頓涅茨河戰區貝爾高羅德附近來的，現在他們正在構築堅強的地面工事，一小隊一小隊都在認真地挖掘戰壕。靠近河邊，位於貝爾高羅德以南的兩個村莊，街道都被挖遍了，好象要在里边安裝排水管的樣子。步兵好似田鼠，愈來愈深地鑽進了地面。每個士兵都分配有一天的地面工事的定額。“閃電報”和“師報”^①，正在表揚超過這些標準定額的人們，——活象在大建設工程中

① “閃電報”和“師報”都是部隊中的印刷品。

一般。工兵們在無微不至地為師、團的首長們修建最好的掩蔽部，而一到晚上，他們又在頓涅茨河旁去安放地雷與鐵絲網。在前沿陣地上，不斷出現了愈來愈新的野戰工事——土木火力點，防彈地堡，混凝土機槍巢，反坦克壕等。建築的熱情鼓動着所有的戰士們。迫擊炮手隱藏在洼地與僻靜的樹林曠地裏。炮隊掩蔽在灌木林的林緣。反坦克兵配合步兵的戰鬥隊形挖掘着戰壕。曠地上分擺着隱約可見的偽裝大炮模型——用來迷惑德國飛行員。由現在師指揮部的所在地謝培金斯克林子到頓涅茨河，穿過綠色的草原，一路上矗立着電線杆。前沿已完全打點好，仍然恢復了往常的外形。新的交通壕到處蜿蜒。一切象居家似的布置得好好的，一切象防綫上的情況整理起來。交通壕被戰士的大衣衬得映出了光彩。掩蔽部頂上——加了三層木柱。前沿上，多出了三道鐵絲網。暗障仿佛蛛網似的緣河蔓延。上級指揮部派來的代表也時常在戰壕里出現，——或是講話，或是會談；人們不停地洗着澡，就象準備到既無法洗澡、又不能休息的地方去作一次長久而艱苦的遠征。在軍官的掩蔽壕里，還有些前綫上的簡單享受——有一架軋軋作聲、用舊了并唱乏了的留聲機。可是只有一張唯一的唱片，柯茲洛夫斯基學夏里亞賓^①嗓音歌唱的抒情曲：“寧靜”。射擊聲懶散而又稀疏。河岸悄然無聲，仿佛等候着什麼東西。

天已經黑下來，但阿金仍在繼續觀察。

雅柯夫想等他疲倦後把望遠鏡遞給他，但始終沒有等到。他記起第一次會見偵察兵們和他們認識時的情景，不知為什麼竟然微笑起來。

^① 夏里亞賓(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Шаляпин)，俄羅斯有名的低音歌唱家兼演員。

事情是这样的……烏瓦罗夫突然由工兵营里被調出来，接受偵察队長的調遣。一切都照条令办事：雅柯夫首先是去見馬尔契恩柯中尉，然后是司务長。此后他才被打发到住着一小队偵察兵的掩蔽部去，这一小队人都是特別抽出来准备偷摸敌军后方的。

掩蔽部里面，烟霧騰騰，甚至使雅柯夫一时难于分辨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人。他細瞧了一下，才看到一个面貌慈祥而又聪明的上了年紀的战士。这位偵察兵，一边摸着下垂的八字胡子，一边挤到門口来迎接烏瓦罗夫。

“这个人，可能就是夏哈叶夫中士——小队隊長，”雅柯夫猜想。可是这个被当作夏哈叶夫的人，却咕囁着說：

“怎样，咱們来認識認識吧。我叫品秋克！”他一面又回头对躺在土炕上的朋友們說道：“見鬼，躺着干嗎？过来見見这小子！这是咱們新来的偵察兵和爆破手。代替瓦古連柯的。中士同志！……”

这时从炕上爬下一个矮壯的下級軍官。雅柯夫知道这是夏哈叶夫后，就报告道：

“列兵烏瓦罗夫。工兵。前来听候您的指揮。”

“夏哈叶夫中士。偵察小队隊長，”那个矮壯的人說。他不知道为了什么，羞怯地笑了起来。然后又加上了一句，“您来得正好，和战士們認識認識吧！”

第三个偵察兵，可能是年紀最輕的一个，——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他生着淡黃色的头发，淘气、滾圓、光亮的眼睛；披着从敌人那儿弄来的斗篷，上面滿是点子，仿佛是非洲的鯢魚皮子。

他很快地把自己粗糙的手掌塞入烏瓦罗夫手中。然后就象顧客似的，以估量的眼光打量他，用动作敏捷的拳头推了推烏瓦罗夫的胸脯，夸贊地下着断語道：“好样儿的！”——他露出坚实的牙齿，演戏似地弯下身，装模作样地表白道：

“塞弥恩·瓦宁！勇敢无畏的偵察兵，夜間搜索的老手。出差过十次去找‘舌头’——全部都落了空。在第十一次，——差些丢掉了自己的‘舌头’……”

“就是丢掉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不知打哪个暗角里鑽出来的第四个人插上嘴說。他又高又瘦，弓着背，生怕头碰到壕頂，用手端正了架在长长的鷹鉤鼻上的眼鏡。

“我叫阿金·叶罗封柯。咱們来認識認識吧。打哪儿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实在的，我問这是白費……”

“白費，白費，阿金西加，”瓦宁也插嘴說。

但阿金不去理他，仍旧繼續說下去：

“这，我們以后再談吧。炕上坐，請随便些儿。”

瓦宁站在一旁，眯着眼，注視着阿金。看来他想用尽方法使叶罗封柯高兴一下。他的白色睫毛震动着。他很快想出了个主意。突然，他扮出一副非常严肃的臉容。他瞧了瞧阿金的眼睛，以恐怖的声調說道：

“阿金！”

“你怎么啦，塞弥恩？”

“眼鏡！……”

“什么眼鏡？”阿金按着鼻梁，惊慌不安地問道。

“鼻子上的，”瓦宁若无其事地回答說。

但这样还是沒用：阿金並沒有笑。有件事使他惴惴不安。就是塞恩卡自己，說老实话，也不大喜欢在这个时候开玩笑，——他很了解什么东西在攪扰伙伴們的心。他們即將面临的任务，就

是对他們这些經驗丰富的偵察兵來說，也絕非尋常可比，——就是這件事兒挂在人心中。可能，塞恩卡也就为了这个原因要使他朋友們高兴高兴吧。不管怎样，他又嘗試了一次。

“对你說来，阿金，偵察兵这个职业可是犯忌的呀，”突然他用在陸軍医院里听到的医学术語來說服叶罗封柯。“你算个什么偵察兵？又高又大，象水井上的桔槔杆，一俄里外就把你看到了。战壕，在你至少要三公尺深。这对于偵察兵不是犯忌的嗎？当然。而且你还戴眼鏡。从鏡片上的閃光，德国人馬上会把你发现，——对于德国人說来可正是个現成的‘舌头’。看現在咱們又得准备出发……”瓦宁不知为什么驀地住了口，撇开“軍事行动”不談了。“不，你不能成为一个好偵察兵……”

“你知道，塞弥恩，”阿金平靜地反駁他說，“自然賦与你什么，你就有什么。比方你吧，有一双好眼睛，但我呢……”

“大概是头脑吧？”

“就假定是吧。那么，你为什么老和我糾纏不清？尽說廢話。实在的，你要我怎样？”

“看，又是‘实在的’！什么时候你能丟掉这句愚蠢的口头禪，阿金？我看你最好还是听听聰明人怎样談話……”

“那么你認為自己是聰明人嗎？”

但瓦宁把它当作耳边风。

“看我好心劝你，阿金。上褒獎科去，对你說来倒是再合适也沒有的位置，——到那里去当文書吧。”

“实在的，干嗎上褒獎科？”阿金奇怪起来，显然他对塞恩卡这个新主意大感兴趣。

“因为，你有学者的头脑，可以把我的名字填到褒獎單上去。你当文書再好也沒有啦。笔墨既漂亮，文法又精通。”

阿金微笑起来。实在，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很愿意听塞恩卡

的廢話。不管怎麼說，他是喜歡這個淡黃頭髮的喇叭筒的。阿金非常了解瓦寧：每次只要碰到偵察兵準備執行極艱巨的、具有巨大危險的任務時，塞恩卡就會使出他的談笑本領。塞恩卡特別愛找阿金開玩笑。而品秋克呢，則老是津津有味地傾聽着他們鬥嘴。現在他正在暢懷大笑，一面推着夏哈叶夫的身子。夏哈叶夫露出了潔白的牙齒，也在微笑，一對烏溜溜的小眼睛閃閃發光。偶爾，塞恩卡聊得悠然神往還扯上了品秋克，但很快就止住話頭，——拿彼德·塔拉索維契來開玩笑不太方便：一方面他年紀已經不小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穩重的人。塞恩卡知道品秋克戰前曾管理過一座很大的集體農莊，甚至还當過區蘇維埃的代表。

烏瓦羅夫剛和偵察兵們認識，就看出瓦寧是很尊敬品秋克的。開玩笑時，塞恩卡不時偷看品秋克——看是否會斥責他。後來看到塔拉索維契停住笑聲，塞恩卡也跟着不吭聲了；他警惕起來，不聲不響地爬上了土炕，——可能，他自己也覺得舌頭撥弄得煩膩了吧。誰知道他……

雅柯夫細瞧着偵察兵們。他似乎覺得他們是些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但同時又看得出這些人團結在堅固的戰鬥友誼中，好象誰也不答應哪一個被人欺侮似的。最初，烏瓦羅夫感到有些難為情。他天性是個沉默多愁的人。要雅柯夫擠出句把話來可真不容易。這一點大家都不喜歡，特別是塞恩卡。

“這樣不成！”他堅決地說，一面從炕上爬下來。這時在他的手上出現一把外罩灰布套的水壺，他把它搖了搖，細聽了聽：“有呢！現在你得替我講話啦！阿金，開個罐頭！”

叶羅封柯弄來了一大罐食物，慢條斯理地开着。瓦寧斜瞟着他，發起脾氣來。

“噫，你真是我的氣包子，”他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把阿金

的罐頭接了過來。很快的把它打開，將伏特卡倒在鐵皮杯里，端到烏瓦羅夫面前。那一個搖搖頭，輕輕地擠出了一句話：

“我不喝酒。”

瓦寧煩惱地吹了一聲口哨，不友好地看了看這個新伙伴，生氣似地咕噥着說：

“可是，我們卻沒有為你准备好礦泉水呵。”

烏瓦羅夫还是不响。在夏哈叶夫的执意要求下，他才算稍微談了些自己的事情。

他想起了自己當拖拉機手的庫爾西那的集體農莊，想起在前綫的第一次受傷，想起醫院以及在醫院中偶然鍾情一位護士的情況——但他並沒有向她表白過他鍾情於她。

“戰前一切都很順利。我跟父親一起干活，母親在家操勞，小妹妹念着書。後來我又開始學機械，可是戰爭把我的計劃打亂了。”

“誰都給打亂啦，”瓦寧忧愁地咕噥着說。“原來我也是個旋工，在薩拉托夫滾珠軸承廠工作。”

“你大概還想當工程師羅。”

“當然想。而且一定能當得上，”塞弥恩回答說。然後沉思了一會，又自信地加上一句：“只要戰爭一結束，我就能當上工程師。”

大伙兒都悶聲不响，不知怎的，竟沉默地面面相覷起來。

“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吧，品秋克？”夏哈叶夫打破沉默，突然問道。

“是的，中士同志！……”彼德迅速回答他，同時摸着自己的胡子解釋道：“昨天就全都准备好了。”

品秋克在此以前，始終保持緘默。但根據他臉上表情，夏哈叶夫看得出彼德在仔細傾聽士兵們的談話。他在想什麼呢？想